經義雜記

經義雜記第十八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爵與盡聲相近

詩卷耳正義引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白虎通爵穪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據此二訓知爵與盡古聲相近

三大夫兆憂矣

左傳昭元年子羽曰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

憂憂能無至乎漢書五行志中上引作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今本下憂字蓋衍之譌如漢志所引語氣文情更兩得之

雨無正旻天

詩雨無正旻天疾威釋文旻天[illegible]密中反本又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作昊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唐石經亦作昊天文選注五十六引詩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漢書注一百下引詩旻天疾畏不慮不圖則唐時本此篇多作昊天疾威矣與小旻之什旻天疾畏文異宋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

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此篇曰浩浩言元氣廣大也故爲昊天曰疾威言仁覆閔下也故爲旻天小旻言疾威亦曰旻天矣此當從釋文作旻正義定本石經皆非是

蛢蟜蟥

說文虫部蛢蟜蟥以翼鳴者从虫并聲蟜蟜蟥也从虫喬聲蟥蟜蟥也从虫黃聲考工記梓人爲筍虡以翼鳴者注翼鳴發皇屬釋曰爾雅蛂蟥蛢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爲黃蛢即此發皇也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一引孫炎注云翼在甲裏衆犮發聲今爾雅注脫爲字

同古人多通用詩碩人鱣鮪發發說文魚部及荀子榮辱注並引作鱣鮪鮁鮁說文鮁鳥也从鳥友聲讀若發故爾雅作蛂周禮注又作發據說文則蟜爲正字蛂發並聲近假借字許叔重云蟜蟥周禮注云發皇則此蟲名蛢一名蟜蟥矣爾雅注云今江東呼黃蛢疑誤也又許鄭皆言此蟲以翼鳴孫叔然亦云翼在甲裏郭氏不言翼可謂疎漏爾雅音義云蟥本或作黃黃與皇亦古通依說文當作蟥

蒲宮有前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

前不亦可乎杜注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屏蔽
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服
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
戈不亦可乎（見正疏）案蔡子家曰蒲宮有前卽對上文二
執戈者前矣說前前戈也前戈爲在會時事故又追言
蒲宮在國時事也傳首言圍之設服離衛以見其僭妄
苟別造王宮以自殊異傳何以無文正義駁服氏云令
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且諸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不
譏在國所居伯州犂云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行而
借戈以衛非在國借宮以居也案以圍之出會而設服

離衛安知在國無假館公宮事且服氏漢人當有所本諸大夫譏其在會之儀故子家以為在國亦有此等事無足怪為解至伯州犂言假之寡君為指服衛說即服意亦不必指此為借宮也

駉駉牡馬

魯頌駉駉牡馬正義曰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釋文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顏氏家訓書證云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騲騭乎荅曰

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曰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據此則大朝時本已有牡馬牧馬兩文矣故正義作牧云定本作牡今正文皆作牡非釋文作牡馬云本或作牧唐石經作牡馬驗其改刻之痕本是牧字文選李少卿荅蘇武書牧馬悲鳴李善引毛詩曰駉駉牧馬藝文類聚九十三太平御覽五十五引駉駉牧馬初學記廿九白氏六帖九十六引駉駉牡馬則唐人亦兼具兩本矣宋呂東萊讀詩記首章猶作牧馬今考之駉駉牡馬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在坰之野箋云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

薄言坰者傳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箋云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則知在坰之野薄言坰者二句方及牧事首句止言馬之良駿而未及於牧也釋文於牡馬下引草木疏云騭馬也案爾雅釋畜牡曰騭則陸氏草木蟲魚疏亦作牡馬矣釋文序錄陸機字元恪吳太子中庶子乃三國時人非晉之陸機遠在顏氏之前其本更爲可據是當作牡馬爲定也牡牧二字形聲皆相近

有杕之杜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曰杕獨皃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皃也在

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釋文云杕杕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據此則唐風杕杜有杕之杜兩篇杕字皆有作狄字者顔陸並以爲誤是也顔引毛傳云杕獨皃也今杕杜篇孔陸本皆作特貌特字訓獨顔引毛傳竟作獨非有杕之杜箋亦云特生之杜顔引說文杕樹皃也今本無也字大徐本有詩曰有杕之杜六字小徐本即作鍇語今據顔與說文不云引詩則楚金本是

昭六年大雩

漢書五行志中上劉歆說以爲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

犇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
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師古曰時昭公
適欲朝晉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旣敗莒師公
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已爲援好也案經五年公如
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
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則叔弓敗莒師在公至自
晉後劉以爲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云叔
弓旣敗莒師公乃得去者誤也

䶕𪑿本沓字

顏氏家訓書證云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

酒誕節兗州號爲𩗗伯此字皆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嚃羹之𩗗法盛世代殊近當時耆老相傳俗閒又有𩗗𩗗語（原注音沓）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沓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案說文曰部沓語多沓沓也从水从曰臣鉉等曰語多沓沓若水之流故从水會意（水部又有涾字云涫溢也今河朔方言謂沸溢爲涾从水沓聲）顏氏引俗閒有𩗗𩗗之語自注音沓則𩗗當作沓矣語多沓沓義與羊曼任俠誕節之行亦合从水已爲多義俗人復加重旁煩沓則鮮有潔者故又或从

黑芻也卽論羊曼之行與潔已者正相反玉篇黑部黵丑台切晉書有黵伯與顏所見本同廣韻廿七合黵晉書有兗州八伯太山羊曼爲黵伯以䵃爲積厚字是所據晉書亦从黑而不從重也今晉書羊曼傳云曼字祖延任達頹縱好飲酒州里稱曼爲䵃伯蓋從顏氏說用何法盛書也

周人以諱事神

左傳桓六年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杜注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正義曰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

以此諱法敬事明神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絶句衆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案當從衆家以名字屬下句杜讀絶將諱之謂自父至高祖皆諱正義曲通之非也名終將諱之者即曲禮所謂卒哭乃諱也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此謂生則名之死則名終矣故以木鐸徇告將諱之如以為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則將字何所施乎正義又曰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此雖非杜意然其義是也據釋文知漢儒賈服等皆讀周人以諱事神句名終將諱之句好乖先儒乃魏晉人之通病

也豈獨一杜預哉

爾雅經注用韻

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顒顒卬卬君之德也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噰噰喈喈民協服也佻佻契契愈遐急也宴宴粲粲尼居息也哀哀悽悽懷報德也儵儵嘒嘒罹禍毒也晏晏旦旦悔爽忒也皋皋琄琄刺素食也懽懽愮愮憂無告也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謔謔謞謞崇讒慝也翕翕訿訿莫供職也速速蹙蹙惟逑鞫也每句第七字皆用韻晉郭氏注云世世昌盛長無窮道君人者之德望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

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

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賦役不均小國困

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盛飾宴安近處優閒悲苦征役

思所生也悼王道穢塞羨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

傷見絶棄恨士失也譏無功德尸寵祿也賢者憂懼無

所訴也佐興虐政設教令也樂禍助虐增諸惡也賢者

陵替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㥄人專祿國侵削賢士

永哀念窮迫亦依倣經文用韻更加以錯綜變化牽上

搭下其注也或一句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其句也或

三字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八字其用韻也或每句

一韻或每句二韻或每句三韻悲苦征役當爲役征方與下句思所生韻或疑譏無功德尸寵祿也不得韻家大戴禮記載孝昭冠辭云以承皇天嘉祿韻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邪或韻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韻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韻是西漢人固已協用之矣

董子言性

春秋繁露實性云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

天之所為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為布以繭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當脫日字）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繅以綰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誨之所然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

而性不可謂善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案董子言性謂性不能本善必待教而後能善殆即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之說而小變之但不如荀子之言性惡耳孔子雖無性善之言然論語云性相近謂性與善相近斯即聖人性善之說矣若謂必待王教而後善蒸民之詩將何說焉余故深有取於韓子與之言也

新宮災

春秋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左氏無傳杜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又漢書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曰爲宣公不言謚恭也劉向曰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

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譖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曰爲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案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則與宣

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夫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乃不能而徒為三日之哭哭而哀禮也不敢稱謚恭也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為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辭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之不用父命之說似疎矣

遂跣以下

左傳宣二年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釋文遂扶以下舊本皆作扶房孚反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有作跣者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杜本作扶言扶趙盾下階跣案遂跣以下者言雖降階猶不暇納屨故公羊傳宣六年云躇階而走又云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明盾雖已下階猶未納屨不能疾走

故也遂跣以下正言多遽之狀若如杜本爲提彌明扶盾下階一何從容不迫乎公羊傳云靈公召趙盾祁彌明佐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何注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又言靈公欲觀趙盾之劍盾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此則大夫侍宴君所御僕立於堂下左傳云趨登者言登階而呼耳不得竟上堂扶盾也環案提彌明雖不得升堂然登階而呼而盾已趍階則亦可扶以下正義本是若作跣字亦可通

衷窈窕

毛詩序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注哀蓋衷字

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釋文哀前儒並如字鄭
氏改作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
傷之事在其閒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
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衷字之誤論語注云哀世夫婦
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彼仍以哀爲義若鄭荅劉琰
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案論語集解
載孔安國說是哀字據此則鄭注論語亦作哀義得兩
通故不依詩箋追改也詩正義引王肅云哀窈窕之不
得此因箋改爲衷故肅讀如字以難鄭後漢書皇后紀
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李賢注引

云人無于道以來事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則不以母道往加傳有明文矣而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不與傳乖乎崔云毛訓趣爲㪉不作㪉盜王肅以形近改爲㪉以與㪉相亂尙未敢遽作跆也孫毓朋於王故同作㪉至屢入以㪉與跆爲音義同故竟改從狼跋傳繆以肅之說語學者習學者或疑爲爲鑿然余閉戶三十年推勘肅之肺肝瞭如指掌深於鄭王之同異者核之當以余言爲

觚二升觶三升

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之食也注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釋曰爵制此言許氏五經異義有爵制篇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齊魯韓爲今文毛詩爲古文儀禮有今文古文周禮爲古文禮記爲今文以下是許愼駮韓詩周禮舊說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鄭元駮之云觶字角旁支舊譌友今改正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舊譌觚依燕禮說文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

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案儀禮燕禮疏引此經又曰鄭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觚當為觶豆當為斗此脫觚當為觶四字一爵三觶相近禮器制度云漢初叔孫通撰禮器制度此亦馬氏所引觚大二升觶大三升以上皆是鄭眾成駁許叔重說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鄭云觚豆字聲之誤者觶字為觚是字之誤斗字為豆是聲之誤案儀禮燕禮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能注古文觚皆為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觶注今文觶作觚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賓降洗象觶注今文曰洗象觚公坐取賓所媵觶興注今文觶又為觚大射儀士

長升拜受觶注今文觶作觚媵觶于公注今文觶爲觚洗象觚注此觚當爲觶據此知觗觚二字形相近儀禮古文多作觶故雖觚字亦爲觶今文多作觚故雖觶字亦爲觚鄭氏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義當作觶者從古文則云今文作觚義當作觚者從今文則云古文爲觶亦有古文觶字反誤爲觚者如燕禮媵觚于公大射儀洗象觚及周官梓人獻以爵而酬以觚是也鄭氏俱云觚當爲觶精審之至也古周禮同韓詩說一升曰爵三升曰觶則明以酬以觚作酬以觶矣且叔孫通秦儒也其撰漢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與韓詩周

舜如腒不作始字上如字亦當有又論衡語增云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勤事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然則稱堯如腊舜如腒者言堯舜憂勤故體瘠若乾腊耳桀紂逸樂故垂腴尺餘言其肥也下二語亦傳文

白圭之㓠

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傳玷缺也箋云王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釋文玷丁簟反沈丁念反說文作㓠案說文刀部㓠缺也从刀占聲詩曰白圭之㓠義與毛傳同是詩本作

刲也从刀有鈌失義故又爲斯言之刲俗人以文連白
圭遂改刀从玉矣

魚須文竹

禮記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
注文猶飾也大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
正義曰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非鄭義也案釋文引
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正義引庾氏云以
鮫魚須飾竹以成文此並與注合釋文引崔云用文竹
及魚班也然則文竹魚須二物皆可爲笏崔靈恩本盧
子幹說義得兩通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又禮

記音義隱七卷禮記略解十卷庾氏撰釋文敘錄庾蔚之略解十卷字

季隨潁川人

宋員外常侍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

經義雜記卷第十八

經五千六百七十字

注二百卌七字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經典釋文

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明崇禎上黨馮班跋云原書文淵閣秘籍也不知何自出於人間震澤葉林宗購書工影寫一部凡八百六十葉嗚呼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漢儒如雔元學盛於晉至宋而詆爲異端注疏僅存譌闕淆亂今之學者至不能舉其首題其閒句讀字祇賴有是書世無刻本又將澌滅矣此與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讀者幸詳而寶之也案唐初諸儒傳注尚存此

書採漢魏晉南北朝以來諸家詁訓可謂博極羣書矣非孔仲達專主一家之可擬也於周易尚書毛詩論語爾雅莊子更爲賅博治經者此書不可一日少也但陸氏所自言未免多誤非特音學不精文字亦不大識其識甚精評斷甚確王鳴盛記周易本義引此書稱晁氏古易蓋朱子未見釋文原書故引用甚少陳所案朱子見釋文論語集注引陸氏曰

漢魏叢書

漢魏叢書有五一九十六種一六十四種余皆未之見一明人莊周漢魏叢書纂割裂不全一鍾惺評點本止以文法論之亦無足取惟明人新安程榮校本刊於神

廟壬辰前有東海屠隆緯眞序一首分經史子三籍計
三十八種妄改處尚少茲錄其目以便考檢經籍京房
易傳三卷漢京房著吳陸績注周易略例一卷晉王弼
著唐邢璹注三墳書一卷詩說一卷漢申培著韓詩外
傳十卷漢韓嬰著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著春秋繁
露十七卷漢董仲舒著白虎通德論二卷漢班固著獨
斷二卷漢蔡邕著忠經一卷漢馬融著方言十三卷漢
楊雄紀晉郭璞解史籍元經薛氏傳十卷隋王通經唐
薛收傳宋阮逸注汲冢周書十卷晉孔晁注穆天子傳
六卷晉郭璞注西京雜記六卷晉葛洪集子籍素書一

卷漢黃石公著宋張商英注新語二卷漢陸賈著孔叢子三卷漢孔鮒著新序十卷漢劉向著說苑二十卷漢劉向著新書十卷漢賈誼著法言十卷漢揚雄著潛夫論十卷漢王符著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明黃省曾注中論二卷漢徐幹著顏氏家訓二卷北齊顏之推著商子五卷秦公孫鞅著人物志三卷魏劉邵著涼劉昞注風俗通義十卷漢應劭著劉子新論十卷梁劉勰著袁孝政注神異經一卷漢東方朔著洞冥記四卷漢郭憲著述異記二卷梁任昉著拾遺記十卷晉王嘉著梁蕭綺錄甘石星經二卷漢甘公石申著飛燕外傳一卷漢伶

元著古今刀劒錄一卷梁陶宏景著論衡三十卷漢王充著如大戴禮記周書六經之次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白虎通方言法言穆天子傳新書風俗通多周秦遺文研經好學之士其深究之獨斷西京雜記新語新序說苑潛夫論申鑒中論新論論衡星經亦多吾皆但少雜耳顏氏家訓人物志精義美言時時閒出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若神異經洞冥記述異記拾遺記飛燕外傳刀劒錄皆小說家耳吾不及觀之至三墳書詩說忠經素書孔叢子俱僞書識者有辨矣京氏易傳周易略例元經薛氏傳此別爲一種難以優劣論

呂伯恭論晏安

今歲自春至夏翻閱雜書一無定課朝夕昏惰晏安實甚偶覩東萊博議得管仲言晏安論讀之如清夜鐘不覺汗流浹背勇往之心勃發因急錄以爲余之藥石庶不致酖毒日深云以言警世者不可爲駭世之論管仲告齊威公之言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晏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于駭世之病與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矣世之死于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于晏安者天下皆是也晏安之毒至慘

至酷無物可譬仲殆就世之所畏者爲譬也地之于車莫仁于羊腸而莫不仁于康衢水之于舟莫仁于瞿塘而莫不仁于溪澗葢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于憂勤死于晏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與使吾功隳業廢者誰與使吾歲月虛棄者誰與使吾草木同腐者誰與使吾縱欲忘返而流于惡者誰與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禍者誰與皆晏安之爲也是晏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

邪雖然君子之耳目口鼻所欲與人無異也苟衆人所謂晏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見衆人之晏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戚然不寧乃憂患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彊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審擇晏安者誰若君子哉

韓子知命說

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於大戴管荀呂覽淮南說苑諸書考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原編容有後人分并且以他書廁入者

本傳稱嬰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其書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斯言也卽孟子性善之說也秦漢以來如毛公董生皆可爲見道之醇儒矣而性善之說則俱

未能言也琳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韓君一人而已故特爲表出之

瀾漣文同

詩伐檀河水淸且漣猗傳風行水成文曰漣釋文漣力纏反爾雅釋水作河水淸且瀾漪郭注言渙瀾釋文瀾郭力旦反又力安反李依詩作漣音連又詩漸漸之石箋云入水之波漣矣釋文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又釋名釋水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案說文水部瀾大波爲瀾从水闌聲漣瀾或从連據此則瀾漣本一字毛詩爲古文作漣爾雅爲今文作

瀾說文力以瀾爲正字釋名木諸爾雅劉成國漢人當據三家詩故亦作瀾李巡注爾雅作漣葢用毛詩完之也漸漸之石箋當從一本作瀾釋文作漣非是寫本徐鍇說文漣下有小波之注不以爲重文此非與下淪字相涉而誤卽是淺人所改不可信也徐鼎臣於漣下云今俗音力延反亦以二字同音不當區別故也陸德明於瀾字云力安反於漣字云音連不知二字音同識反出徐氏下矣又爾雅釋文瀾作灡是聲借字說文灡潘也何承蘭聲播所釆者也與瀾義別

雨木冰

春秋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杜注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胄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逮至也與何邵公義同又漢書五行志上春秋雨木冰劉歆目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

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有少陽貴
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
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
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
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
傷目而敗屬常雨也案左氏無傳當從劉子政說說文
气部氣祥气也从气分聲雰氛或从雨則氛雰爲一字
釋名釋天氛粉也潤氣著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
形也劉說與釋名合氛雰字異也穀梁當從劉子政說
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得雨而冰是不必以冰爲木

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範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氣脇木之言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

宜都記

袁崧宜都記隋唐志不著錄有云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嘗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

此意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嶂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此皆見酈善長水經注文字之工語言之妙山水之秀皆得未曾有

人可使由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案後漢書方術列傳引鄭元注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

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文意周浹遠勝何解深得聖人不可二字之旨若如何說爲不能使知之矣又堯典正義引六蓺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論語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疑鄭注魯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蓺論所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不作民字

辵階而走

公羊傳宣六年趙盾躇階而走何注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釋文躇丑略反與踱同一本作辵音同案說文辵乍

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徑文謂一本作辵與說文正合則古本公羊作辵階矣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公羊傳文當本作辵義則如禮經注何邵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乍行乍止之訓更密也

不相知

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釋文作不相知云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行字耳案注云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經如本有名字鄭可無庸注矣此當從釋文正義曰相知男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昏姻之

意後乃知名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也故
昏禮有六禮二曰問名則似本有名字

某有負薪之疚

曲禮下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注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
也憂或爲疾釋文則辭以疾如字本又作有疾爲疾如
字本又作疚言以救參辭以疾言以疾辭之也下文始曰
某有負薪之憂此已稱有疾非是或因注云唯有疾可
以辭也而誤注憂或爲疚依釋文當作憂或爲疚憂與
疚聲相近故文異疚作疾因形近致譌也

行舉足

曲禮記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車輪謂行不絶也釋文作行舉足云一本作行不舉足案車輪曳踵四字正形容舉足之象言雖舉足行而踵不離地也若絶不舉足踵何由曳乎且不舉足幷不得謂之行不字明係衍文正義曰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是正義本有不字也此當從釋文

納夏作夏納

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釋文作

夏納云本或作納夏又左傳襄四年金奏肆夏之三杜注四曰納夏釋文作夏納云本或爲納夏誤又春秋正義曰定本納夏爲夏納案九夏之名皆夏字在下何納夏讀本皆夏字在上周禮注故書納作内杜子春云内當爲納四方賓來奏納夏内卽古納字卽據此注亦不見當爲夏納也然依鄭孔之書知舊本是夏納左氏音義以作納夏爲誤當非後人乙改也倓考

曲禮記下衍文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釋文無大夫士三字云去國祭器不踰竟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案

下文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方別大夫士言之則此及下文去國踰竟皆其不當預者大夫士字今本誤衍當從釋文

小人之中庸也

禮記中庸小人之中庸也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案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注云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然則小人反中庸者謂小人之中庸與君子相反耳下先明君子之中庸言本是君子而又時節其中故曰君子以用中爲常也此覆解君子中庸下又明小人之中庸言本是小人而又以無

畏難爲常行故曰小人以非中庸爲中庸也此覆解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此兩句是接遞之辭當輕輕讀過所重在上下文王肅妄增反字可謂不諳文法之至

而震而怒

詩常武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釋文云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案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則經本作而震而怒下闞如虓虎始作如字箋甚分明此作如者蓋因上文如雷如霆箋云如雷霆之恐怖人然下

文闞如虓虎而設正義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是孔本亦同陸氏作如矣

祿養

韓詩外傳卷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

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又後漢書周磐傳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迺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李注引韓詩曰汝濆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絫外傳稚牛祭墓二語讀之令人心酸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若周堅伯之解韋就舉庶免於

不孝乎琳志不在溫飽而未嘗無祿養之心乃困場屋白首如故每讀韓詩及周磐傳未嘗不潸淚交初也後之子孫有志讀書者其無老而不應試無以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集注亦以家貧親老言之

虞潭投壺變

隋書經籍志梁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壺經四卷投壺變一卷晉左光祿大夫虞潭撰投壺道一卷郝中撰唐藝文志作郝沖虞譚法投壺經一卷則書名姓氏卷帙無不誤矣虞郝之書今皆不傳太平御覽載虞潭投壺變文頗譌闕難解今并錄其原注以待通數者解之謂之

投壺者取名修他由反籔漸而轉易鑄金代焉遂之於後

人事生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筍以龍元元月中蝦蟇隨其生死也橫為

筍龍蛇之形運之以鰾鰕謂龍下螊螭也燕尾也燕識候而歸人來去仍恊投而歸之

目數之數極也矢十二數之極也長二尺八寸法於恊矢古用柘棘古者投壺

擊鼓為節帶劍十二臉頰二帶謂之帶劍倚十八倚並左右如狼尾狀狼壺

二十令矢圓轉面於壺口劍饒七十八帶劍還如後也三百六十籌得一

馬言三百六十歲功成也馬謂之近黨同得勝也三馬成

臧曹古文尚書

孔仲達書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因古文授扶

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郎謐之外弟也

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案孔穎達正義言東晉之初梅賾獻書此言前晉蓋誤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據此則古文尚書本出於鄭冲廣圻案謂偽古文出於鄭冲朱錫鬯有辨見曝書亭集五十六梅賾之獻書施行也本傳自臧彥始釋文但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不若正義之有源委也今檢唐人所修晉書無此文蓋見於王隱臧榮緒等所撰據正義語知彥始所傳已亡舜典

素問注月令

唐王砅注素問引月令桃始華作小桃華當乃發聲下

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半夏生下有木槿榮鴻雁來上有盲風至蟄蟲坏戶上有景天華鶡鳴不鳴上有冰益壯地始坼荔挺出上有芸始生此蓋後世之書如崔寔四民月令孫思邈千金月令之類非禮記呂覽中本文也學者無爲所惑 吳葵亦名若菜顏氏家訓云河北謂之龍葵

不若是忿

孟子萬章上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恝注恝無愁之貌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恝恝然無憂哉案說文心部無恝字有忿字

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忿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忿今作恝爲俗字當從說文所引忽忘於心卽是無愁與趙注義合知本作忿也

儀禮古文

古時字少多用假借儀禮士冠禮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古文櫛爲節束帛儷皮古文儷爲離戒賓曰某有子某古文某爲謀以病吾子古文病爲秉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嘉薦亶時古文亶爲癉士昏禮授如初禮古文禮爲醴腊一肫髀不升古文肫爲鈞髀爲脾贊見婦于舅姑古文舅皆作咎士相見禮問夜膳葷古文葷作

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古文茅作苗皆見鄭康成注略舉數端可識古人文字之妙矣鄭氏以今古文參校其取舍恐猶有未盡善者安得好學深思之士不為章句之學者更參訂之豈必於鄭氏外一無發明乎

髮膚不敢毀傷

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落下之髮當什襲藏之與生平所揃手足蚤及齒牙聚一處待蓋棺之日置之棺中庶亦全受全歸之道未必非敬父母遺體之一端也其餘大節處充類推之自有所不能已廷檮謹案 大清通禮第五十七卷禮曰三日大殮執事者以棺入承以兩凳棺內鋪七星

厥藉茵褥施綿衾垂其籍於四外屆時奉尸入棺實生時所落齒髮卷衣以塞空處喪主以下憑棺哭踊盡哀乃蓋棺加錠施漆此條所言與　國制相合

經義雜記卷第十九

經五千六百卅四字
注二百九十七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襄三十年宋災

春秋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羊何注云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穀梁傳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又漢書五行志上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五當作七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

故火生災也考伯姬之卒公穀皆以爲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爲非此未審傳文也案傳云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辭意亦有褒而無貶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宋共姬已嫁爲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爲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

難也余於宋共姬亦云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之所難也

大戴禮記逸篇

詩汾沮洳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又靈臺正義曰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曰辟廱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五經異義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案辨名政穆禮器皆大戴禮記逸篇今本所無孔

氏所引盛德篇今本別分爲明堂又南齊書引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元冕以卿爲賓今本誤爲公符困學紀聞亦承其誤又白虎通所引有王度記禮記謚法禮三正記禮五帝記禮別名記禮親屬記等皆大戴禮記逸篇也據孔氏正義則唐初尚存諸儒莫爲留意反斥爲後人所增失於事實遂至於亡也是秦火之不能焚者而漢唐人竟焚之矣別名記即辨名記禮記正義春秋正義皆引之

先生

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據宋

本補簡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賈誼新書先醒云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與韓外傳合韓外傳二又有石先生商先生李先生又有卜先生荆先生案漢書稱先生或單稱先或單稱生知不必定如韓賈之說葢亦是尊長之通稱

董仲舒孝經解

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

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
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
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
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
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
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
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
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
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
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

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下當有王問之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聲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今文孝經作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董所述蓋古文也此之謂進退可度與容止可觀應複董子所述者是

也案西漢儒解經之言不可多得存此以見其概然非東漢以後人所能言也

桓宮僖宮災

春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正義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服虔又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何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災不言立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

之則一也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曰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召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曰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案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爲毁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爲原未毁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爲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毁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雅歌詩四篇

漢書藝文志樂家雅歌詩四篇案晉書樂志曰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案伐檀疑卽伐木異文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

存而聲實異唯因變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元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

行禮詩四篇據此知漢志雅歌詩四篇即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也魏武時尚存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舊樂而騶虞伐檀文王遂亡然猶存鹿鳴一篇自魏大和中至晉泰始五年皆用之至荀勗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而鹿鳴亦亡矣又宋書樂志曰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其餘俱非古歌則漢雖存四篇疑亦特用鹿鳴一篇耳蔡邕琴賦亦曰鹿鳴三章是兩漢魏晉以來惟鹿鳴最顯

興雲祁祁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渰陰雲

皃萋萋雲行皃祁祁徐皃(今詩脫皃字)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渰巳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案說文水部云渰雲雨皃从水弇聲與毛傳陰雲貌正合未嘗訓渰爲雲也箋云其來祁祁然不暴疾者蓋雲興卽雨降孟子梁惠王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荀子雲賦友風而子雨何邵公云雲實出於地而施於上乃雨故箋云其來明此雲是雨之先來者也經如作雨則止言風雨不暴疾可矣何又追論其來乎顏氏引傳箋爲經作與

雨之證余審傳箋知經必作興雲也正義曰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釋文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又呂氏春秋務本引詩興雲祁祁漢書食貨志引詩興雲祁祁隷釋載無極山碑云觸石膚寸興雲祁祁韓詩外傳八亦作興雲則知自秦未焚書以前及兩漢六朝至於唐初皆作興雲無有作興雨者孟子天油然作雲注油然興雲之貌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載閟母廟石闕銘云穆清興雲降雨顏氏說詩有杕之杜駉駉牧馬將其來施及毛傳叢木茠木青衿青領皆引河北本江南本爲證則當時猶有兩書猶此止云雲當爲雨而不言有本作雨可見此條出自顏氏膺說絕無

憑據而頓欲輕改千年已來相傳之本甚矣其誤也陸
孔所見本有作興雲而以興雨爲是開成石經亦作興
雨皆爲顏氏所惑也又呂覽務本後漢書左雄傳今作
興雨葢後人據近本毛詩所改王伯厚詩考引呂覽作
興雲此其明證

臧榮緒拜五經

南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也惇愛五經謂人曰
昔呂尙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
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日
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案孝經說孔子成春秋孝

經制作道備使七十弟子向北辰而磬折孔子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則拜經之事起自孔門吾家被褐先生學聖人耳今之學者終身誦讀不加禮敬是慢聖人而褻五經也滌嘗約同志倣被褐先生於宣尼生日陳五經拜之又拜五經序論今不傳明黃氏省曾有補作亦未之見

屈瑕伐羅

五行志中上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馭今傳作御案說文彳部云御使馬也从彳从卸馭古文御从又从馬據此知漢書所載左氏皆古文也曰莫囂師古曰囂或作敖案今傳作敖此當本古文下並同必敗舉

止師古曰止足也案今傳作趾乃俗字說文云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詩麟之趾釋文云趾本亦作止兩通是詩本作止毛詩亦古文也故與左傳合陸德明不能別而以爲兩通非是高心不固矣遽今傳作遂案此是見楚子曰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囂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囂縊死

君國事大國

左傳襄廿八年子產曰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正義曰君小此小字亦後人竄入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釋文君小國事大國古本無小字

案正義知孔本作君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同蓋君國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爲國君是也唐定本因君國字古因改君字爲小陸德明更參合古今本作君小國事大國則愈改而愈失其眞猶幸有古本無小字一言考之正義爲合而陸氏參合之迹亦不求而自見矣注疏標起至君小國小字因釋文誤衍非孔氏之舊也漢書五行志中上載左傳亦作君小國事大國師古曰言身爲小國之君而事於大國

隱九年大雨

春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

書時失也又漢書五行志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麻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

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旤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案穀梁傳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范解引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與五行志所載互有詳略何邵公注公羊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冰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

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八日之閒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也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皆與劉子政義合㳟公穀說同也冰雪雜下漢志云水雪雜雨雨下也冰字譌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劉子政推闡易義頗精

子臧聚鷸冠

左傳僖廿四年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使盜誘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五行志中上劉向以爲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爲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

不禮晉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案災異之見應之人臣者小應之人君者大文公不尊尊敬上犯天子命故有子臧之臣好爲異服亦不敬其君乃不能感悟而使盜誘殺之是爽用人君刑殺之柄矣故至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鄭幾亡也後一說是

鼷鼠食郊牛

春秋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左氏無傳杜注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何注漫者徧食其身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范解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五行志中上劉向曰爲定公卽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倈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案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

王肅信術士

魏書方技傳王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年踰七十位至三公今

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據此一事觀之可見肅非知道者猶不免庸碌小人之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乃僥倖長生希圖公相死期在卽猶懵然不知以術士之言爲信卒之不驗爲其所欺不料其經學粗通而所見止此也後漢書鄭康成傳曰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知命當終遺令薄葬觀鄭王之卒也而賢不肖定矣

丁丑作僖公主

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
者故社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
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
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
過未爲得也又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何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解云出論語而
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
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案孔徐兩
疏知古文論語作問社於宰我孔安國鄭康成皆以爲
社主魯論語作問主於宰我張禹包咸周氏皆以爲廟

主何休杜預依魯論爲廟主劉光伯規杜氏以爲非考禮記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則一爲社主一爲廟主義各不同何杜言廟主而用社主之說誤矣卽以爲本於先儒然張包周等乃先儒之誤者孔許鄭等乃先儒之不誤者何杜捨其不誤者而從其誤者劉氏規之甚當孔仲達回護杜氏故反以劉爲未得也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范解云其主用桑吉主於練范解云其主用栗亦從周禮說而不用何杜之義范氏此注爲最足

周禮干寶注本

周禮音義上云宮正此以下鄭摠列六十職序于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案鄭氏成於每一官之前總列六十職序當是古本如此鄭仍之而不敢改易干氏於各職之前列之蓋亦如詩三百篇序別爲一卷毛公冠於每篇之前書百篇序馬鄭王爲一卷僞孔移於每篇之首皆變亂舊章非其本眞也

感古憾字

說文心部云感動人心也从心咸聲訓爲動人心則感動感恨兩義皆備今於感恨之感更加立心乃俗字說

文所無案禮記中庸人猶有所憾釋文所憾本又作感左傳隱三年降而不憾釋文憾本又作感同胡暗反五年同文十四年爾不可使多蓄憾注不爲君則恨多釋文憾本又作感戶暗反宣二年以其私憾注憾恨也釋文感戶暗反本又作憾注同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感胡暗反本亦作憾廿九年美哉猶有憾注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釋文感戶暗反本亦作憾案史記吳太伯世家美哉猶有憾索隱云憾或作感字省爾亦讀爲憾據此知史記亦本作感與釋文同昭十一年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注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釋文感戶暗反則古之感恨字

多不加心也禮堂謹案左氏宣十二年傳二憾往矣釋文二感胡暗反成二年傳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釋感胡暗反本又作憾哀十七年傳令尹有憾於陳釋文有憾本又作感戶暗反

鄭氏五經

後漢書鄭康成傳載鄭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厤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惟春秋無注止有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而已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故鄭反之世說新語言鄭注春秋傳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鄭聽之良久多與

已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據此知服子愼解誼本之鄭君爲多今服注雖亡唐以前書徵引者尚多有之而鄭注左傳絕未之見春秋正義引鄭元說及周禮禮記疏引鄭左傳說均非春秋注大抵非鍼膏肓卽鄭志荅弟子問也

阬阬虛也

爾雅釋詁壑阬阬滕徵隍漮虛也郭注阬阬謂阬壍也壍當作塹說文土部云塹阬也一曰大也从土斬聲釋文阬阬苦衡反案阬字不宜重釋詁釋言二篇重文甚少經傳亦不見阬阬之語

正義曰阬阬者坎陷之處也但重言耳鄭樵注云阬有二文無義其一爲衍者耳琳案廣韻十二庚阬字下引爾雅曰虛也郭璞云阬壍也客庚切坑上同引經注阬字皆不重則鄭漁仲謂衍者是也疑一即作坑又說文水部云沆莽沆大水也从水亢聲一曰大澤皃胡朗切是作沆有大義大者多虛或一作沆然釋文邢疏皆作阬阬則爲重文已久余說姑備一義而已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

經五千七百六字

注四百卌八字